陈尚君:打捞太平前夜的乱世诗心



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尚君　扫码看视频

在不少人的历史认知里,五代十国往往只是一个模糊的"乱世"标签,对其间诸多人物与史实知之甚少。

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今夏推出新作《太平前夜》,以诗阅史、以文求真,力图还原中古时代"至暗时刻"的另一重面相。书中既梳理天下之乱与局部之乱、士人南北奔走与文武分途等历史演进的大脉络,也描摹宫廷、士人、方外、女性等各类群体的生存境遇,让五代历史变得清晰可触、真实立体。

陈尚君积数十年心力纂校《唐五代诗全编》,全面细致地重新整理唐诗,并主持了点校本《旧五代史》《新五代史》的修订工作,为本书写作奠定了深厚的文献基础。在他看来,官方史书难免带有鲜明的时代立场,未必能呈现完整真相;而时人诗作、文稿则拥有最珍贵的"在场感"。近日,现代快报《读品》周刊专访陈尚君教授,围绕五代历史的定位、治乱之间的诗歌与世情等议题展开对话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陈曦/文 郑芮/视频 受访者供图

为求证一首诗是不是唐朝的排比了唐末每一天的历史

读品:《太平前夜》开篇讲韦庄的《秦妇吟》,认为这首诗"突破了中国传统诗歌的底线"。据说韦庄晚年曾"封杀"这首诗,也没有把它收进《浣花集》。他对这首诗讳莫如深的原因是什么?

陈尚君:话说出去,想收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。韦庄的《秦妇吟》早就传开了,他后来到四川做宰相,弟弟帮他编文集,可能没收这首诗,但我们也很难下定论,因为现在存世的《浣花集》并不完整,名义上是十卷,可最后几卷只收了很少几首诗,显然是南宋时候被拉长卷数、凑出来的。诗已经流传出去了,光敦煌就出了十几种写本。我书里影印的那一整页,是天复五年(905年)的抄本,当时韦庄还在世。所以说他讳莫如深、甚至要销毁,这都不现实,最多也就是他自己不再提起,编集子时不收罢了。

读品:您认为这首诗足以媲美杜甫的"三吏三别"。

陈尚君:这首诗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?杜甫的"三吏""三别",只是讲大战中局部地方、个别人物的遭遇,写了六个侧面。但韦庄的《秦妇吟》,是通过一个女子的口吻,讲述三年间的事——从大乱前的长安生活,到黄巢军队进入长安,全城被焚毁,士族遭屠杀,朝廷更迭,再到田家逃亡,从长安到洛阳一路所见。他写的不只是农民军的暴行,也写了官军的暴行。这一点上,韦庄超越了"农民军坏、官军好"的那种简单认识,他对一切暴力都加以谴责。而且这首诗不是写局部,是把一个时代的动乱做了全景式鸟瞰,空间的宽度和时间的长度都很丰富。这样的内容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,此前没有过这样的作品。

韦庄总的成就当然还比不上杜甫,他对杜甫其实充满敬意。他编的唐诗选本《又玄集》,唯一一个收了七首诗、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杜甫。在韦庄心里,杜甫就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。他是继承了杜甫精神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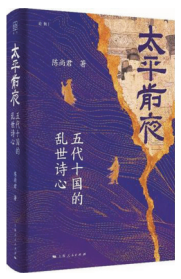
读品:书里还专门考证并澄清了一些流传很广的"误解",比如黄巢的菊花诗、花蕊夫人的"十四万人齐解甲",都是后人伪托。在现在这个流量时代,大家爱看"翻案文章",您考证这些"冷知识"的初衷是什么?学者承担公共领域去除误解的责任吗?

陈尚君:学者之间的争论,很多时候是因为彼此知识不对等;如果对等,看法就容易接近。我做了什么工作呢?我把唐末到五代的历史事件,每一天的材料都精密排比过;对唐代诗人的每一篇作品,真伪都仔细推敲、重新写定。两年前我出版了《唐五代诗全编》,在清代《全唐诗》之外,新增了一万多首唐诗,同时也否定了清代编纂的《全唐诗》里收入的大概四五千首诗。

读品:您认为唐诗实际可靠的总数大概是多少?

陈尚君:现在的结论是,大约57000首。清代《全唐诗》实际可靠的大概45000首,里面一收、二收、三收,重复收的就有6800首;还有误收的唐以前、宋以后的诗1200~1500首。我可以很自豪地说,从古至今个人独立完成的著作里,没有比我这部《唐五代诗全编》更大的了——1800万字。我关于唐诗引用的文本,是空前庞大的文献库。我用了电子文本,也用人工全文检索,各种手段都有。不过,对唐诗来源的校订,实际上是一本书一本书翻出来的结果。

量太大了,涉及的问题又复杂,出入肯定会有一点。我书后引用的参考书目就有4000多种,我希望能做到每种都用最好的版本,可这很难。所以书出了两年,我还在不断补订。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6月
《太平前夜》陈尚君 著

陈尚君

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现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、复旦大学任重书院院长。长期致力于唐代文献整理与研究,独立编纂《全唐诗补编》《全唐文补编》《唐五代诗全编》,补录唐代诗文逾万篇;主持点校本《旧五代史》《新五代史》修订,提出《二十四诗品》证伪说。

大读家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
读书人,写作者

读品:您会用AI做对比或查重吗?

陈尚君:不用。这项工作开始得早,AI还没用上,但古籍电子文本在起步阶段用了很多。方便和麻烦是如影随形的——那些电子文本底本错误很多。我们现代人,不要完全迷信科技能解决一切问题。如果你只是要校"床前明月光",那还好说,但像我这样面对几千个作者、几万首诗,要每一首都拿出最妥当的文本,那不是靠AI能解决的。

读品:您现在工作会借助大数据或人工智能吗?您认为未来还会一直存在像您这样大量占有且熟稔文献的学者吗?

陈尚君:基本上不用。有时候在百度查资料,它会通过AI告诉我一些结果,但并不能让我满意,因为我所看过的很多书,是AI系统里根本没有的。我总觉得,一个最好的学者必须是孤独的,必须自成体系,必须能够拒绝时代的引诱—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。

存世诗歌是"历史发生现场的记录"

读品:《太平前夜》不仅关注南唐、后蜀,还特别关注了荆南、闽这些以往较少被提及的割据政权,以及贯休、齐己这样的方外诗僧。选择这些人物和地方,对理解您提到的"士族社会向庶民社会转型",有什么特别帮助?

陈尚君:对我来说,了解这些都是常识,不算什么。我真正下功夫的地方在于,唐代任何有诗传世的诗人,我都想花九牛二虎之力去穷尽文献,希望把事实搞清楚。那些远比他们名气小的诗人,我也花过很大力气。所有东西都看过,所有细节都处理过。写出来的东西,只是相对通俗一些,让一般人能读得下去。真正麻烦的,是事实的澄清和真相还原。

读品:您认为,五代虽然政权更迭频繁,但总体上社会稳定不少,尤其文官系统还在比较有序地处理政务和民事。这跟咱们通常的认识,包括电视剧《太平年》里的表现,都不太一样。

陈尚君:现在的学术研究,过分区分学科——做唐代的不管宋代的,做文学的不理历史的。但中国历史的发展,是整个往前走的,任何人都身处某一个时代,没办法逃避。就五代十国的真相来说,我十多年前做中华书局的两部五代史校订,可以说,五代五十三年,除了梁末帝十来年史料欠缺比较多,其他时期史书记载都非常完整。史书完整,就说明那个时代基本上是安定和平的。五代在中国历史上,反而是文献记载比较清晰的一段。

你对比一下唐末三十年、宋末三十年,就明白了。南宋末年其实史料也很混乱,不太清楚。我到重庆合川的钓鱼城看过,那边抗元坚持了二三十年,但相关文献真的很少。那里有一块纪功碑,元人占领后把碑全砸了,只剩下几个字的痕迹,根本看不清真相如何,也没有文字流传下来,那才是真正的乱世。而整个五代十国,在唐末的天复到天祐之间已经基本分割完成了。分完蛋糕之后,局面就平定下来了,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。

读品:您提出一个观点:存世诗歌是"历史发生现场的记录",而史书是"后人有立场的书写"。您在对比两者时,似乎更看重和信任诗歌的"在场感"。

陈尚君:唐人不仅有诗歌,还有文章。那些文章都是在特定环境中,因为人际交往、特定事由而写的。它的在场感,就好比今天我们五个人中午吃了一顿饭,然后每个人写一首诗,再编个集子、写篇序,这些都说明当天发生了什么。这跟后来的史书叙述有很大不同。中国历史上所有史官写成的史书,都是按照官方立场、根据史馆能得到的信息编录而成的,不可能违背那个时代的主流意思,所以史书只能说部分真实。比方说某天皇帝和大臣一起吃了顿饭,事情是真的,但前因后果、其中细节,史书就没办法记录了。

五代皇帝全都起于草莽,为何出现李煜这样的文学天才

读品:在您看来,五代"乱世",是否反而催生了某种独特的人性光辉或文学深度?

陈尚君:每个诗人的作品里都有许多特别的东西。比方说韦庄,他在长安被黄巢军队占领、唐朝皇帝逃到四川去的时候,就已经写下过"有心重筑太平基"这样的诗句。他虽然是世家子弟,当时不过是个参加科举的秀才,地位很低,但出身好,对国家社会是有责任感的。韦庄在前蜀,其实是帮助一个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军阀完成了国家建设。许多有才华有能力的人跑到蜀中,得到了后半生的安定,这里面还包括贯休和杜光庭。杜光庭最重要的贡献是在青城山整理和编纂道教文献,能在乱世做这样的事,都很了不起。

读品:书中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解读也让人耳目一新。比如被后人诟病的"官场不倒翁"冯道,您对他是比较赞赏的。

陈尚君:对古人,我抱着一种理解的同情。我在书里写到的每一个人——我既不想用历史的定评来贬低别人,也不想根据一首诗就无限拔高。我的态度是:每一个人身处的时代,他是没有选择可能的。碰到盛世是他的幸运,碰到乱世,他就必须谋求生存的方法。而一个人如果像冯道那样,能在动荡的时代里,做自己觉得对社会、对时政有益的事,我觉得就很难能可贵。我对宋代欧阳修和司马光的成就是非常佩服的,但他们批评冯道,不是站在五代那个特定时代来看,而是站在另一个时代的道德高度来要求历史人物,这是不对的。

读品:对李煜您有什么看法?

陈尚君:五代十国所有的皇帝,几乎都出自社会下层,地痞无赖和英雄豪杰在那个时代是等义词。但这批人一旦掌握了政权和资源,对子女的教育还是按照传统士族的方式来培养的。也就是说,魏晋到唐朝那种社会精英的教育方式,在他们的第二代、第三代身上得到了延续,这是我们理解李煜的一个重要角度。李煜在许多方面都用情很深——对他的家属、对宫女、对各种各样的人的情感在他词里都有表达。这个人最大的遗憾,就是他不该做皇帝,却偏偏做了皇帝。

读品:对于五代十国的文化,您总体上如何评价?它究竟只是唐宋辉煌之间的过渡,还是另有一番"诗心"?

陈尚君:现在的人脑子总是被文学史和文学选本给困住了。其实任何一个时代,都有几百万人、几千万人活在这片土地上,他们的成就有高有低,但他们全都曾经生存过。"诗心"这个东西,就好像我在街上迎面碰到一个美女,觉得好漂亮,内心有一点波澜,这也算是一种"诗心"。如果说五代时期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人物,文学上你当然可以提李煜,书法上是杨凝式,佛教是延寿,道教是杜光庭,他们在文化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。